

淮南集證

一
十冊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七

北平劉家立纂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陶氏曰此篇高注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遽契其舟。橈注契刻也。橈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

其船。弦言其於此下失劍也。橈讀如左傳襄王出居

鄭地。汜之汜也。

王氏曰。今本橈字作橈。高注讀如汜。則與橈字聲相近。徧考書傳亦無

謂船舷板為橈者。橈當為橈。橈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橈本作舳。廣雅曰。舳謂之舳。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

並云。舳或作橈。橈字草書作橈。因譌為橈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橈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橈音汜。

則為俗本所惑也。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注日莫

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橈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

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注隨一隅

之迹。刻椀之類。或無有大於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

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

者也。注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之裂

布。蚺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注楚人名裂布為曹

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傅蚺。蚺

瘡則愈。故蚺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

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俞氏曰高注謂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

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

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

者。蓋涉夏后氏之璜而行。非高本之舊也。惟高說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即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也。曹疑當讀為禮。廣雅釋器曰禮。禮也。玉篇巾部

曰。禮藉也。禮即禮之異文。又衣部曰。褌小兒衣也。然則禮者疑是小兒承藉。齒。彘之布。故亦謂之褌。褌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即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緜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即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球者貴之。正上文。

時有所合之意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

深微廣大矣。注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所

躐者淺矣。然待所不躐而後行。注躐履也待所履而

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躐而後行。智所知者褊

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注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

明矣。游者以足躐。以手拈。不得其數。愈躐愈敗。及其

能游者。非手足者矣。注愈益敗猶沒也不用手足而

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蜚翔水。注

寒蜚水鳥

陶氏曰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引許注曰寒蜚蟬屬也文子上德篇作寒蜚得木許

本當同與高本作水鳥解者正異文選劉鑠擬古詩注亦引淮南作寒蜚爾雅釋蟲蛻寒蜚郭注寒蜚也

似蟬而小青色莊子逍遙游釋文司馬注惠姑寒蟬也一名蜺陸云即楚辭所云寒蜚玉篇蜚寒蟬屬

與許各哀其所生注哀猶愛也

俞氏曰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

與依古聲同此作哀者即依之段字耳注云哀猶愛也非是

毋貽盲者鏡毋予覽

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注賞遺也章甫冠也

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

之外不能自見其眚注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

也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注偷

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鳳皇高翔千仞

之上而莫之能致注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

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注詹諸月中蝦

蟄食月故曰食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注殆

猶畏也。螂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蚋。大腹也。上蛇蛇不

敢動故曰殆於螂蛆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許注曰

四十六引舊注曰螂蛆蓋吳公也此即許注廣雅螂

蛆吳公也字林亦同皆本許義玉篇螻螻能食

吳公亦名烏力勝日而服於離杞能有脩短也。注烏在

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杞爾雅謂之神苙

秦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

曰能有脩短也。王氏曰今本杞譌為禮耳埤雅引此作離

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攝焦杞也鈔本御覽引

廣雅作鷦禮札刻本作離禮亦是鈔本譌杞為禮刻本

云祝鳩鷦鷯也然則淮南之離杞即廣雅之鷦鷯也此六句以諸蛆為韻日杞為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注生寄死歸殤子去所

寄歸所安故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

故以為天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

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綆短

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注任讀勝

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注不怒乃是怒不

為乃是為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

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注慊快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作至味不慊又

引許注曰慊銜也口有所銜食也玉篇口部引淮南子至味不慊慊銜也即許君注說文慊口有所銜也

正與淮南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注叫噪呼

也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

注不斲不自斲。削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

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鬪

也。俞氏曰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

不豆。呂覽貴公篇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即淮南所本高氏此注亦應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

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今據呂覽高注改之又按豆斲之段字廣雅

釋詁斲裂也。大庖不斲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門一律說詳呂氏春秋。譬若黃鍾之比

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注更改也以瓦鈺者全以

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注鈺讀象郡銅柱之柱鈺者

提馬維家謂之投翩全者全徐步跋者刺跋走發者

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也。李氏曰鈺莊子達生篇俱作注列于黃帝篇俱作摠

呂覽去尤篇竝作段而皆不云玉首云瓦同次皆云

異也。鈗與注同義。廣雅釋詁。鈗置也。鈗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恐誤疑當作讀象郡銅柱之柱。馬援立銅

柱。於交趾交州刺史領日南等郡。日南秦改爲象郡。故可云象郡也。提馬投翻。大都博注之謂金者金步

徐汪一鸞本皆作全。自此以下分釋全。跋發三字。作全。爲是。金則無須注也。金步徐不甚瞭。以意求之。對

下文刺跋疾迅言是此步徐即徐步也。全莊列作是。巧呂覽作翔。巧翔全一聲之轉。翔亦安詳之意。

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所重謂金與玉掘律

氣不安祥也。王氏曰。陳氏觀樓曰。掘即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子

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注見獸而

已嗜欲在外。則明有所蔽矣。注蔽者見利之物不見

其害也。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

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

之哉。注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欲以問於數數可

卜筮者也。舞者與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

也。日出湯谷。陶氏曰史記集解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許注曰熱如湯也說文爻字下云日

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暘字下引商書曰暘谷按乃洪範曰暘若之譌文知許氏定作湯谷也今淮南

引許高注雜正文用許本而遺脫其注觀史記漢書注引許注如是益信正文作湯谷無疑又史記索隱引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文選蜀都賦注及繆襲挽歌詩註皆引淮南作日出湯谷即此處文也漢書楚辭論

衡諸本並作湯谷與許本同海內東經下有湯谷入注湯谷谷中水熱也亦與許說同說文湯熱水也入

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抱人之頸。注抱猶戾也

陶氏曰玉篇引作頰與而鞞人之頸又引許注曰鞞戾也高本俛字乃抱字之誤廣雅軫鞞轉也即本許

注。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

欲學治人急所用也。注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

馬治人爲急務矣。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注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鑊在其間。五味以和。注鑊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鑊。鑊讀曰彗。鑊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親。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注晉獻公楚平王是也。夫因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注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削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其冠。愚之至也。昌羊去蝻蝨而來蛉。窮。注昌羊。昌蒲。蛉窮蝻蝨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注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牆屋之壞。更爲土

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磬諸之功。注磬

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磬讀一曰廉

氏之廉。劉氏曰。磬諸說文。作匱。諸讀若籃。鏐邪斷割。砥礪之力。注力

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注

烹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

則幸。故禍中有福也。鸞棺者。欲人之疾病也。畜粟者

欲歲之荒。饑也。注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平則清。

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注匿猶逃也。

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注虛無水也。

夷平塞滿也。河水之深。其壤在山。注言非一朝一夕。

也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絛之

絛則屨履之。王氏曰：今本作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為絛字之誤也。廣韻：絛，戴物也。絛

亦戴也。屨亦履也。絛之言絛閣也。廣雅曰：絛，閣也。又曰：載，閣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

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絛亦聲近而義同。御覽布帛部引此無致，屨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也。

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注物不能惑之。明於死生者不

可劫以危。注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注

涉不能溺也。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注骨肉

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

況疏遠乎。注言心失制度則自害其身也。疏遠喻他

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

其向之誠也。注向仰誠實也。宮池涿則溢。旱則涸。江

水之原。淵泉不能竭。注涉多水也。竭盡也。蓋非撩不

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

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

陶氏曰。御覽三十六引許注曰。璞塊也。說文。璞塊也。訓正同。玉篇引淮南子。非以一卦塞江。卦塊也。即采

許君舊說。斃者見虎而不走。非勇也。勢不便也。傾者

易覆也。倚者易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注軒讀軒

擠之。軒幾近也。設鼠者機動。注動發也。發則得鼠。鈞

魚者泛扞。注泛浮。扞動動則得魚。王氏曰。今本作泛

泛抗。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為抗。抗誤為

抗。又誤為抗耳。說文。扞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扞我。

毛傳曰。扞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扞。鄭注。扞搖

泛語。故不可扞也。章注。扞動也。設鼠者機動。鈞魚者

得。執動動則任重者車鳴。注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

俞氏曰高注任者輦也。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

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為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

乎。今按此任即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輞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輞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

宋其長。以六一為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者。軸任未得其義。

深者。程氏曰。四寸。則謂必在四尺四寸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遂。

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皆名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

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重車鳴之義。芻狗能立而不。

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注蛇牀臭麋蕪香。謂許。

由無德。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注醜猶怒。一曰愧也。

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注奮厲也。以免之。走使大如。

馬則逮日遺風。注言其疾也。孫氏曰：今本遺作歸，聲之誤也。呂覽本味篇馬

之美者遺風之乘高。注行迅謂之遺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

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

大節也。黃帝生陰陽。注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

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注上駢桑林皆

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注女媧王天下者七十

變化也。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

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

也。其守節非也。注非者非其真也。牛蹠彘顛亦骨也。

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

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

注敖地名倉者以粒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芷以芳未

嘗見霜注芳香也王氏曰今本蘭芷當為蘭芷字本

之相亂因誤而為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

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

是芷字之誤御覽天部引此已誤文子上德篇正作

蘭芷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今改

正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注鼓造蓋謂梟一曰蝦

蟊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言物不當為

用也莊氏曰造即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改容

毛詩戚施說文作龜龜云詹諸也詹諸即蝦蟊

矣舌之與齒孰先確也注確磨盡也鐔之與刃孰先

弊也注鐔矜下銅鐔也鐔不朽而刃先弊鐔讀頓首

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注矢箭也鱣之與蛇蠶之

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注人愛鱣與蠶畏蛇與蠋故

曰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注說在齊俗篇也驪戎

以美女亡晉國注美女驪姬亡猶亂也擊者不調無

以自樂盲者不視無以接物注接猶見也觀射者遺

其執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注執事

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椎車至今無蟬匱注蟬匱車類

匱讀如孔子射於矍相氏之矍家立按莊氏伯鴻曰說文竹部匱字注云

收絲具也方言匱棧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匱即匱字矣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為繼又蔣氏通

齋曰管子霸形篇縣鍾磬之棧陳歌舞竿瑟之樂方

言匱棧也郭注所以絡絲也愚謂棧猶架也以縣鍾

磬則曰棧以運縲車則曰匱匱通作匱也今按鹽鐵

論非鞅篇推車之蟬樓負子之教也廣雅釋器鞅輶

輶也皆字異使倡吹竽使工厭與擊竅雖中節而不

可聽無其君形者也注君官主也俞氏曰今本使但

訓且注云但古不知吹矣又人但讀燕言鉏同也此殆望文生

倡也特為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

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

人厭竽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

田連成竽曲此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也成竽

連也成竽曲此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也成竽

字缺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不舉其人耳倡

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

亡國同道難為與謀注與或作豫也為客治飯而自

食藜藿名尊於實也注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

之實也王氏曰自食藜藿今本脫去食字文義不明

藿入字注云淮南子云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御覽飲食部引同今據增乳狗之
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

者形也。注形曲則景曲也。使響濁者聲也。注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也。注不閉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注華實也。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瘡之類故曰不可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注蹠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注佳美也。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注調適也。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藹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注藹苗萑秀也。楚人謂之藹苗。藹

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

王氏曰藹本作藹故注讀爲敵。注內荻秀

本同藿苗者楚人謂之藿也藿苗本楚人謂之藿也藿華如絮而不温故曰藿類絮

而不可以為絮或謂之藿廣雅曰藿藿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毛詩疏曰藿或謂之藿藿至秋堅成即謂之

藿是藿藿之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藿苗音他六徒歷二切字藿從苗藿

不從田苗與茗一聲之轉故幽冀謂之藿也藿若也藿風

藿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也今本藿字皆誤作藿並注

內楚人謂之藿下又脫藿字藿秀又改為藿文玉篇

注廣韻集韻之皆無藿字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許

謂之藿大藏音義引許注藿之藿乃藿之譌廣雅

藿古藿字云贗不類布而可以為布注贗之有實者

贗讀左傳有蜚不為災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

險者不得履繩注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

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

其所出，故能大。注雷雨出於海，復隨得還入，故曰內

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注其所過，轉不止，羊肉

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不慕蚋，蚋慕於醯。

醯酸也。王氏曰：此大句相對為文。今本醯不慕蚋句內衍一酸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文

不成義。御覽蟲牙部引此已嘗一爨肉而知一鑊之誤。唯也字未脫。今據以訂正。嘗一爨肉而知一鑊之

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

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不可以灌四頃。

大小之衰然。注畜水曰陂，衰差也。王氏曰：今本不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

以灌四頃。此言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

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

以爲一人和意與此同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

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以細書而不可以望尋常之外

莊氏曰御覽天部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王氏曰莊說是也舊本北堂書鈔天部引此亦無遠字

今據刪畫者謹毛而失貌注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

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注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

中事各有宜也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

注炮面氣也瘞疽癰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許注曰炮面氣之瘡也此高氏承用

許注說文炮面生氣也與注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淮南同玉篇炮面皮生氣也

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注置其類瑕榛巢者處林莽安

也孫氏曰今本林茂當爲林莽形近而誤揚雄窟穴長楊賦云羅千乘於林莽是其證今據改

者託垂防便也注垂防高處隄防也王子慶忌足躡

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注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注湯契後十二世壬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爲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注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弑君齊莊公也。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注所以爲則異。湯殺君以利與民。杼以利與身故曰異也。呂望使老者奮。注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也。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兒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

虎豹之文來射。注虎豹以有文章使人來射取之。媛

狄之捷來乍。注狄媛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蹀

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洪氏曰乍當作笮。繆稱篇猿

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笮耳。莊子應帝王篇

援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釋文司馬云藉繩也由捷

見結縛也。崔云藉繫也。措藉亦聲相近。○俞氏曰高

注訓乍為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此曲說也。

乍與作通。當讀為斲。爾雅釋器魚曰斲之。禮記內則

作魚曰作之。即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斲

斲也。斲乃斲之俗字。斲者擊也。媛狄之捷來。斲謂見

斲擊也。斲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

援狄之捷來措高注曰行一綦不足以見智。彈一弦

措刺也。刺擊義亦相近。行一綦不足以見智。彈一弦

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注當猶底也。天下弗

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

水為測。惑矣。注篙擗船橈以篙測江。篙沒因以江水

爲盡故曰惑也

陶氏曰：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曰：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方言所以

刺船謂之檣，說文新附亦

有篙字曰：所以刺船也。漁者走淵，采者走山，所急

者存也。注漁讀論語之語也。

俞氏曰：今本木者走山，木乃采之壞字，說見齊

俗篇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注走讀奏

記之奏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注粹純也。白璧

有畜，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注畜釁汚也。洪氏曰：今本白

璧有考，考當爲畜，與玷字通用，說見汜論篇。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

醜，吠狗。注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

也。醜，惡也。王氏曰：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死謂死於兵也。曲禮曰：死寇曰兵。釋名曰：兵

戰死曰兵，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死於兵者，不入北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於兵上妄加戰

字，則文不成義。據高注云：兵死無鄉之社，易爲肉黍。

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注無祀不禋於神而卒祀之故。

易為肉黍。易為求福也。王氏曰此四句以社黍為韻。稷福為韻。今本作黍肉則失。

其韻矣。福字古讀若偁。鼈無耳而目不可以弊。精於明也。瞽無

目而耳不可以塞。精於聰也。注不可以弊視之則見

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王氏曰今本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瞽無

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按正文注。文皆義不

可通。正文警字當作塞。猶蔽也。與蔽通。作警者亦字之誤。後人不可誤。察字當作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可

知其誤。又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蔽。精於聰也。今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

見像。無形於目也。注不知父貌。故曰無貌於心。不見

父像。故曰無形於目。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

木注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豹猛獸
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注
桑扈青雀一名竊脂秦通嶠塞而魏築城也注魏徙
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嶠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
守備也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
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注引
張弓也發遣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
亡犴不可再注遁逃也犴獄常以權變出關塞犴亡
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環可以喻員不可
以輪條可以爲縶不必以紉注紉亦縶宛轉數也曰
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

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

惑。注衡稱也。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

其理。求其當。注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

能高者。風雨奉之。注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

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注墜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

弛。注弛落也。莊氏曰。說文枝格也。此从丰各聲。釋名。如

枝格又戟格也。旁有格。說文言戟有枝兵也。此言戈

戟如枝格。史記秦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趣死。魯

連傳曹孝子以一劍之任。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與

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淳注曰。格者枝闔不得下。枝

闔亦即枝格。高無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注死乃
為適不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
適。注亡亦失也。未嘗不適亡適。注亡無也。言不凍不

賜何適之有王氏曰今本未嘗適亡適當作未嘗不

言亡適乃遺忘之忘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

適當凍而不死嘗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不

其為適乎其為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

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此即淮南所本

高解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

本作未嘗不適而今脫不字明矣

湯沐具而蟣蝨

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注廈屋也柳下

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

而用之異。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

其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名牡

門戶。籥牡也。陶氏曰藝文類聚引許注曰展禽之家

有名。按二注文略異。然乃許注。驥入高注中者。御覽九

百五十七事類賦柳部引許注亦與今高注詳略不

淮南集證卷十七

五中華書局聚

同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王氏曰。今本二十二。當為三十二。爾雅翼

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蟬飲而不食。御覽蟲豸部並引作三十二日。今據改。

三十日而蛻。蜂蟥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

死。蠶食之而不飢。注礬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按家立

韻舉羊茹切音預。說文云毒石。出漢中。山海經西山經云皋塗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礬。可以毒鼠。郭注

曰。今礬石殺鼠蠶食之而肥。按本草經礬石一名青分石。一名立志石。一名固羊石。又名鼠鄉。以其能毒鼠

也。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注菽豆

總名推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

以得水。注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矣。揚堞而欲

弭塵。被裘而以翬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注堞土塵也。

楚人謂之堞也。翬扇也。楚人謂之翬也。槁竹有火。弗

鑽不難。與然同。土中有水。弗掘不出。注掘猶窮也。曰王氏

本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為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為韻耳。

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為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

且泉即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今據改。蛇

象之病。人之寶也。注蛇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

故人得之以為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注人

以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為酒人之

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

人。反先之熱。注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

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投人

先自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

以然也。注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

方之倮國。鳥獸弗避。與為一也。注倮國在西南方一

同也。一膊炭燠。掇之則爛指。注一膊一挺也萬石俱

燠。去之十步而不死。注百二十斤為石同氣異積也

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

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

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注喻眾能濟少少不能

有所成也。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敗者。

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王氏曰。今本噎作飯。御覽疾

因誤而為飯。呂覽蕩兵篇。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

之食悖。即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
以飯死。則文不。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沈。吳不
成義。今改正。

斷水。家立按此四句全不相涉。此正文之誤。書作注。

也。今改正。釣者靜之。罾者扣舟。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

異。得魚一也。注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

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罾讀為糝。今兗州人積

柴水中捕魚為罾。幽州人名之為泔也。王氏曰。今本

者舉之。按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罾字。罾當為罾

字之誤也。說文。罾。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聲。字。林

山。沁反。故高注云。罾讀沙。糝也。周頌。潛篇。潛有魚。曰

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

糝。糝與罾同。兗州人謂之罾。幽州人謂之泔。方俗語

有輕重耳。罾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

御覽。資產部。引此。並作罾者。舉之是也。罾者。下。罾而

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罾而得魚。故言舉。○劉氏曰。罾

乃罾。結之義。與取魚無涉。疑是罾字之譌。說文。罾。罾

魚。罾也。或疑罾。麗。疊韻字。不得單言罾。今攷廣韻。麗

止。一音。而。罾。凡再見。入聲。一屋。罾。麗。魚。罾。上音。獨。下

音。鹿。二音。而。罾。凡再見。入聲。十遇。罾。小罾。之。戍。切。不與麗。連

淮南集證 卷十七 七 中華書局聚

文則聖亦可單稱明矣。聖為小罟。故可舉也。○家立按宋氏翔鳳小爾雅訓纂引高注。絜讀沙。糝沙當作

為草隸為形近沙。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因而致誤。今據改。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

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注吳伐越至會稽

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也

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鬪於伏兕

之旁。畏見食也。本家俱立按畏見嫌也。畏見食也。兩句今

說山篇文法均自作解語。如下文虎有子不能攫搏者。輒殺之。為擅武也。即其證。豕攏箠笠句下。王氏石

鹿二補名異實同也。五字又其例。若作下文。則小國兩

聚也。今本以類聚也。四字亦寫作注。文與此處同。一類

失。今併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

霆所撲。注蔭木景也。撲擊也。或謂豕。或謂壠。或謂笠。

或謂簦名異實同也。王氏曰：下句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則或謂簦下當有

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壠竝與簦名異而實同也。又隴本作壠。方言冢秦晉之間或謂之壠。廣雅：簦謂

之。竝。今。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注頭中蝨空

木瑟其名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

芷欲脩而秋風敗之。注：蓋猶蔽也。脩長也。虎有子不

能攫搏者輒殺之。為墮武也。注：墮廢也。武威也。龜紐

之璽。賢者以為佩。注：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

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注：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為

饒富也。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注：金玉雖寶非

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王氏曰：今本溺上有

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

謂與拯溺者金玉也。纏索二字亦誤。纏是纏索則失

其韻矣。文子上德篇無拯字。御覽人事。視書上有酒

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注類

猶事也。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非

其道也。注為其不出戶而塵堞眯之。非其道也。曰王氏

高注則正文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下。當有非其道也。相

對為文。為猶謂也。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

謂不出戶而堞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

則三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為韻。若無

韻。字為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王氏曰。今本藿羹。藿本作藿。羹與步行相對。為文。諸書

無言羹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為車者。步行。本作文。諸書

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

後人誤以車為車馬之車故又加為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為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

盧與盧同道藏本劉本并作盧莊本改盧為盧未達假借之義御覽器物部引此不誤意林引作屠者食

藿羹為車者多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食為者字為字多字皆馬總以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不得用用者不肯為注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

不肯為以富寵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

得相害使一軸獨入眾輻皆奔豈能致千里哉俞氏曰今

本轂立文子上德篇作轂虛而中立一輻文子作一軸均當從之蓋一軸在轂中三十輻在轂外若一軸

獨入而三十輻皆奔即不成夜行者揜目而前其手

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

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

注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謂千里知之

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注步徐行

也人問何故趨曰何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注蘇秦

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李氏曰按文句不甚瞭然疑下趨字行或作蘇

秦曰步何故趨趨何故馳蓋趨疾於步馳疾於趨以

起下有為二句言進必以漸毋為急疾欲有為則謀

議之自得其序急疾則反多事多事必煩苛矣譬之

安步可至何故求速而趨且馳也注謂蘇秦為多事

之人匪唯無意義且此篇文例但雜徵叢說無

議及一人之得失者人間何故之說亦失之皮將

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注畏始畏終中
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大足無千
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也注
無其術故曰難也昫昫者獲提提者射注昫昫明也

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

提安時故為人所射王氏曰注訓提提為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

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形

管提子白心篇曰為善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山木篇

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

若訓為安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俞氏曰王說甚皜惟未解獲字之義今按灼灼猶提提

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義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

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為獲上

變文以成辭耳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注若辱

自同於衆人若不足實若虛也莊氏曰鄭氏儀禮注曰以白造緇曰辱辱

注者汗辱也故與白對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

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注橫放也海不受流滄

太山不上小人。注骨有肉曰齒有不義之骸流入海

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

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注旁光

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駟駁不入牲。

注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篋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塞

衣涉水至陸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王氏曰今本陸

陸與水相對作陸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正作陸。今據改。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

石無金。注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

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賢出於衆

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注滿堂

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注鉤與環帶一法

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注殺申生
也叔孫之知欺於豎牛注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
詹入魯春秋書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
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
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佞
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見
醜注醜惡人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
不便以得所便注便利王氏曰陳氏觀樓曰今本便
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
德篇作衣絲帛是其證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注干亂也嘗被甲
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

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君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注雍

容恐失民之意也。若躐薄冰。蛟在其下。注蛟魚屬皮

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注言

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也。善用者。若蚘

之足。衆而不相害。注蚘馬蚘幽州謂之秦渠蚘。讀蹊

徑之蹊也。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注摩近

敗毀。清醯之美。始於耒耜。注醯清酒。周禮醯齊是醯

讀食菴之菴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注白與黑為黼

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

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注善猶宜也。王氏曰。或善為

紵善為新。布善為故也。今本作或惡為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御覽布帛部引此。正作或善為

故今據改馱馱在頰則好在頰則醜注馱馱著頰上窞也

窞者在頰以槃故醜也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議

注詩云衮衣繡裳故曰宜議人譏非之也王氏曰議字今本作

譏高注作譏人譏非之也後人以譏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宜字古讀若俄與譏字

不相協而譏字古亦讀若俄與宜字正相協也御覽布帛部引此正作以為冠則譏詮言篇云行有迹則

議又其一證也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

物知注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

而愈明注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

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俞氏曰今本故之與先本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

字與故相似隸書失字與先相似因而致誤也之與矣四字衍文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

且補注於諾之與已下而傳寫又脫得字汗準而粉其

頽腐鼠在壇。燒薰於宮。注楚人謂中庭為壇。入水而

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注善或作巧。再

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胥時而落。注不胥時而落不

待秋時而零落也。王氏曰。陳氏觀樓曰。今本大早當為大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

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母曰不

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注燐血精似野

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行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

驚也。使人無渡河。可中河使無渡不可。注不可言不

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蝦蟇

為鶉。水蠶為螽。注水蠶化為螽。螽青蜓也。韻引此文。

有蝦蟇為鶉。一句與齊俗篇同。今本此句脫去。因據補。子不為蟲。注子不結蟹

水中倒蚊蟲劉氏曰子紀列切不九勿切或謂之結

同蠶當作蚊兔齧為蟹注兔所齧草靈在心中化為蟹

蟹讀能耐心之耐一說兔齧蟲名陶氏曰物類相感

齧沫著者為蠶如蠶而斑色能齧人高氏一說即許

雅注也廣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

注怪惑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麋燭物膏燭澤也注

燭光物澤喻光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

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

於心注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結夏木可折時難得

而易失家立按今本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木方茂盛

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注殫盡病熱而

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

石欲救之。反為惡。注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

麟。注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戶限也。楚人謂之

麟。麟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

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注孟賁

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注礎

柱下石礎也。陶氏曰。礎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曰。楚人謂

即鵠字。玉篇石部。礎柱礎也。即伏苓拍。此今本作掘。免

絲死。注所生者亡。故死也。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

陰謀。百姓暴骸。注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

姓暴骸。粟得水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

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王氏曰：此注自然之勢四字乃是正

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御覽火部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湯沐之於

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注已止

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鑊之鉤。不可以得魚。遇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劉氏曰：廣韻鑊字注云：鉤逆銑。引此文作無鑊之鉤。不可以得

之魚。今各本俱作無餌。後人妄改。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

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注然如是也。鶴

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莫死。而盡其樂。注脩

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注構謀也。

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注哭猶弔也。狂馬不觸木。獬

狗不自投於河。雖鼷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注鼷無

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

道注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

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鐘為鐸注鐸大鈴也金口木

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尾讀詩有杖之杜之杖

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注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為魯

所囚是其小辱卒相桓公以至於伯是其大榮也蘇

秦以百誕成一誠注誠信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作蘇秦以百詭成一信又

引許注曰詭詐也謾也衆經通音義引說文恠變詐也恠詭訓通質的張而弓矢集林

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

拯溺人亦必利溺人矣注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

利也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注舟船能載浮物愚

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是也
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
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注刺猶非也訾毀
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注以其失和
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柳死直士以正窮賢者
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注擯弃也行者思於道居者夢

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王氏曰

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正文非注文呂覽精通篇身在乎秦所

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精或往來也御

覽人事部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且慈母吟於荆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

上二句連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驚則衆鳥散物之

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

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

其解之不以解。注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

言不可解則得解法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注羨願也。明月之珠。蠃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獸

之利而我之害。注我猶人也。家立按今本獸上有禽字。衍文也。此言虎爪象

牙乃獸之利。未言及禽且與蠃之病相對。焉文作禽獸者乃後人妄加耳。今刪去。易道良馬。

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譟。是而行之。固謂之斷。

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注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

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注步行也。聖人處於陰。

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注水有形而

不可毀故衆人行之有迹家立按今注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此從王

氏校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

注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注君子國君養焉以

化澤噢咻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注擇可用者而用

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注

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注汗潦小水

名寅寅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俞氏曰寅丘謂大

廣雅釋詁同寅即寅之段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源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

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注

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

謀注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也留猶思謀也

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縣千鈞之重於木

之一枝。注言不能任也。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

一人隕而兩人傷。注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

舟而悲謔。一人唱而千人和。注言能得衆人之心也

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

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注言

有盛必有衰也。陶氏曰。文選潘岳藉田賦注引許注。曰。紈素也。大藏音義引亦同。說文紈

淮南同說。素也。與注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注

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

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也。故一夫出死。千乘

不輕。注主術篇曰。兵莫憚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

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出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物固有重爲害而反爲利者。注和堇，野葛毒藥也。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注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也。桑榆之間，逾易忍也。注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注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員，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注準，平繩直。人能平直之耳。故曰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注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

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注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注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隨侯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令醫以續。傅斷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注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注勁強馴不擾也。人非信不立也。陶人弃索。車人掇之。屠者弃銷。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注言勢有極。

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注察別

言用明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

自賊。物自然也。注賊敗也。害也。四家立按注物自然也

注中今巧冶不能鑄木。巧匠不能斲金。形性然也。孫氏

曰。今本匠譌為工。又倒其文。遂不可通。秦族篇云。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鑿木。是其證也。白玉

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注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

不休。跛鼈千里。注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

注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

也。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注得其節。火乃生。疏之

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注疏遲也。數疾

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注枉邪也。聖人之

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注：偶猶周也。楊子見

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注：道九達曰達，憫

其別也。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注

練白也。憫其化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

千歲，合一音也。注：金曰鍾，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

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

遠弗釋。注：鳥燕之屬是也。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弗

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

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

而救火，鑿瀆而止水，乃愈益多。王氏曰：今本毀瀆當

作鑿。因誤為毀。覽冥篇鑿竇而止水。瀆與西施毛牆

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蓑救火。鑿瀆止水。

狀貌不可同。世稱其美好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其得民心一也。注俱一於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注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注臨淄齊都。悖麤惡也。室有美容。繒者爲之纂繹。注不密。繹志有惑。故纂讀曰綾。繹纂之纂也。徵羽之操。不

入鄙人之耳。注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也。扞

和適切。舉坐而善。注扞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徵楚

之音。非正樂。故舉坐善之。

俞氏曰。觀高注。則正文當作扞和適切。切者急切也。

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過於急切之調也。今本適切二字誤倒。

過府而負手

者。希不有盜心。注府藏貨所主也。侮人之鬼。過社而

搖其枝注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粹

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枕注批擊枕椎擊其要也王氏

曰道藏本枕作伉劉本伉作伉皆字之誤也注內推字當為椎方言曰批枕椎也郭璞曰枕都盛反亦音

甚南楚凡相推搏曰批或曰攬列子黃帝篇曰攬批揆枕說文椎擊也攬反手擊也枕深擊也攬與批同

故注云批擊枕椎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擻批充擣虛形格勢禁則紛

自為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即史記之批充今知不然者史記謂批其充擣其虛此文捌格批枕

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木大者根擢山高者高注訓枕為椎則非伉字明矣

基扶注其下趾也蹠巨者走遠體大者節疏王氏曰

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為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汎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

隸書走志相似故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

之疾也賊心亡也注賊害也王氏曰宋本作賊心亡陳氏

觀樓曰：孟字當為亡也。二字之譌，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

心也。蓋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注：尾生效信於婦。

人信之失，隨牛致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曰隨牛

之誕也。俞氏曰：高注曰：隨牛，致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間篇注曰：蹇他致

高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

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為隨，生乃漢時嘗語也。隨何為漢初辯士，故曰尾生

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即隨何稱生

之證。而又況一不信者乎。注：一猶常也。况常不為信不

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

醫。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

者，祝治祭者庖。注：庖宰也。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七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八

北平劉家立纂

人間篇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陶氏曰此篇許注

清靜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

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措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總一筦。周八極。謂之心。

俞氏曰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

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今本兩句誤倒失其義矣今乙正見

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

之術。居智所謂。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

道。

王氏曰四智字並讀為知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為知而諸本多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意按智字

古有二音二義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謂猶為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信

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列

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

謂字竝與為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窮之為呂覽慎人篇為作謂呂覽精論篇胡為不可淮南道應篇

為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為里監門史記為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改謂作為而諸本從之蓋

未通古道者置之前而不鞏音同輕錯之後而不軒內

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

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

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

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

以螻螳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燧焚注突竈突

也之家立按突竈突也漢書霍光傳其竈直突此謂屋

之焚由於突突之火作突字是莊伯鴻謂突字當作

突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說近穿鑿不可從也○王氏曰煙焚當為慄焚突穴之煙不能焚屋御覽蟲牙部引此注同說文突竈突也與注淮南說正合堯

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埴注

蹟蹟也埴埴封也陶氏曰埴埴也埴乃埴之誤又脫封也

方字詩東山毛傳曰埴埴也埴謂之埴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

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

也注倦劇也陶氏曰羣書治要引此注雖有扁鵲俞

跗之巧猶不能生矣注俞跗黃帝時醫陶氏曰羣書

夫史記扁鵲列傳醫有俞跗應劭曰俞跗黃帝時醫周禮醫疾注岐伯榆拊韓詩外傳作踰跗揚雄解嘲

作與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

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

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注揣商量高下也而

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者之所以異也曉

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

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王氏曰智即知字曉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智絕句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

更不可讀使知所以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

達之塗矣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

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不溺

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

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

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注莊王敗晉荀

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之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

不受。疒且死。俞氏曰。今本病疽。將死。諸書無言孫叔

將之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疒部。疒。從疒。疒。疾。痛。象倚

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疒。疒。疾。痛。象倚

而非疾且死也。後人段疾為疒。疾行而疒廢矣。疒且

死即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覽異寶篇。

並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

疒且二字誤合為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

今改正之矣。謂其子曰。吾則死。王必封女。死。王氏曰。吾則

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

吾若死。王必封女也。列子呂覽並作為我死。為亦若

也。若我死。猶言吾若死。吾若死。猶言吾則死。女必讓

也。今本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今刪去。

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有寢之丘者。

其地確而名醜。注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

淮南集證 卷十八 三 中華書局聚

有戾丘名醜王脫氏曰楚越今本沙石有下脫之丘者又脫有

字之字確下又衍石字下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

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列子云楚越之間有寢

丘者呂覽云楚越之間有寢之者則此亦當作

楚越之間故下文云荆人鬼越人機也

者今本作有復之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復丘者

詳言之則曰有復之丘則此文亦當其子請有復之丘

又寢丘而呂覽請作有寢之丘則此文亦當其子請有復之丘

矣地確謂瘠薄之地墨子地確名醜相對為文確下

育是也尤不當有石字此因耳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

注好事鬼也機祥也陶氏曰說文鬼部巖字下作吳

南傳曰吳人鬼越人巖是許舊注本如是也今本作

荆作機乃後人因呂覽異寶篇而改機祥之訓亦呂

覽高注文也列子盧重元注引淮南亦作吳人鬼越

人巖漢書趙王彭祖傳注引此亦作越人巖唐以前

皆人猶見許注完本故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

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而請有復之丘楚國之法功臣二世而奪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氏王

曰今本楚國之俗俗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法誤為浴後人因改為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非謂

其俗也○俞氏曰今本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丘沙

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即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為爵耳夫所謂

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復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

亦言祿不言爵則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爵字之誤無疑矣

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行天下而無所綖威服四

方而無所詘注綖屈也王氏曰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為文今本兵橫行天下

橫字蓋後人刪去遂合諸侯於嘉陵淫侈無度暴虐萬民

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

明年出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注欒書中

行偃晉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

戰勝攻取地廣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

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

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

於嘉陵。氣充志驕。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家立按氣充志驕四

字今本在上文合諸侯於嘉陵句下。此錯簡也。此言孫叔敖請有寢之丘。因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因氣充志驕。所以身死於匠驪氏。無此四字。文義難通。此由寫者因同在嘉陵句下。

遂爾彼此互錯也。今改正。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

之爲利。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

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注掘藏謂發冢得伏

藏無功受財必有殃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

擒於晉陽注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為趙襄子所

殺也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注申叔

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

未嘗不嘖然而歎曰損益者其王者之事與王氏曰

然而歎憤當為嘖與嘖同嘖誤為嘖後人又改為憤

耳御覽學部引此作嘖然而歎說苑敬慎篇家語六

本篇並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嘖然而歎是其明證

矣說文嘖太息也或作嘖徐鍇曰韓詩外傳嘖然太

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嘖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

哀公嘖然太息今外傳嘖作嘖後人改之也又晏子

雜篇晏子嘖然而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

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也旺

曰今本禍福之門戶戶字涉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

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即其證御覽學部引此

明無戶字。文子微。今據刪。陽虎為亂於魯。注陽虎季氏之臣也。

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

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陽虎將舉劍而伯頤。注伯迫

也。莊氏曰。御覽引此作得者有賞。失者夷。門者止之。族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

曰。我將出子。王氏曰。今本門者止之。曰。下有天下探。之不窮。注云。不窮言深遠。按此六字及

注蓋錯簡也。御覽兵部。所引無此六字。今據刪。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

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椎之。攘袂薄

腋。注袂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

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其有此難也。王氏曰。我非。故與子反也。

反當為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為之蒙死被罪。魯君。也。今本作反者。乃涉上下文反字而誤。今改正。

聞陽虎失大怒。俞氏曰。失讀為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揚注。失讀為逸。是其證也。桓八。

年左傳隨侯逸杜注逸逃也古問所出之門使有司
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也

拘之以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賞

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曰王氏今

本無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何謂欲利相亂故寫者誤脫之今據御覽所引補入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注晉人晉厲

公戰酣恭王傷而休注晉人射恭王中目也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注豎小使也陽穀

其名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

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王氏曰今本作心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覽權勳篇韓子

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篇竝作辭以心疾今據改

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注不穀不

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

此。是亡與志同。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王氏曰。今

衆率當為恤。聲之誤也。呂覽韓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僂。王氏曰。後漢書

有以字是也。今本脫去。則詞意不完。呂覽韓子說苑皆引有以字。今據增。故豎陽穀之進

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

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餐。

病喝而飲之寒。王氏曰。劉本温誤作濕。莊本又改爲

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温而強餐之熱。病

寒熱亦温也。又按強之食當依說林作餐。字之此

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

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避也。曰。王氏

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

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

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

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覽直諫篇。凡國之存也。

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

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竝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

也。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

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知久遠。

謂知久遠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注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

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人因烹其子而

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陶氏曰宋蘇頌

曰許氏於卷內多有段借用字以循為循亦段借也說文手部循摩也又彳部循順也廣雅釋詁循摩順

也漢書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鏃注循摩順也以循為循古字段借之例齊俗篇虛循撓循亦循之段借

也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

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

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

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注孟孫魯大夫使秦西

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

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

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

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弗忍。又況於人乎。此所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注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奔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欲弗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彊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注植耳竦耳而聽也。一心

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或於璧與馬。而欲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注宮之奇。虞臣也。

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輔。輔依於車。車亦依輔。曰。王氏今

本輔作輪。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夫虞之有號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覽權勳篇同。

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也。虞之與虢相恃而存也。若假

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俞氏曰。今本相恃而勢也。疑本作相恃而存也。

呂覽權勳篇曰夫號朝亡而亡也特虞之矣不亡也亦

恃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亡也特虞之矣不亡也亦

本號不亡恃虞此文不亡恃號故曰相恃而存也今作

勢者蓋因呂覽此文不亡恃號故曰相恃而存也今作

十過篇亦有虞號之意竄改非其舊矣淮南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號遂克之注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

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之者也聖王布德施惠

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注郊

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山致其

高而雲雨起焉王氏曰今本山致其高而雲起焉雲

鱗介部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

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並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

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今據增水致其深而蛟龍生

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淮南集證卷十八九一中華書局聚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王氏曰。今本隱作陰。乃涉上句而誤。下文有隱行也。即承此而

言之。說苑文子並作隱行。今據改。古者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

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

慎。契乃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別。一作辨長

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

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

有陰德也。注三后謂夏殷周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

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

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注趙政始皇生於趙

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注李

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

三代種德而亡。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穫。稷樹
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有好善者。王氏曰。今本好善

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字。今據增。三世不解。

懈。同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

以享鬼神。注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者。白犢

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

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

生之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

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

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享鬼神。歸致命其父。其

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

楚攻宋圍其城注楚莊王圍宋九月陶氏曰列子釋文引此注作九月

五年今注八月誤左傳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楚子去宋杜注云在宋積九月呂覽慎勢篇

莊王圍宋九月今據改淮南正作九月今據改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

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

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

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注視復明也夫禍福

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俞氏

曰近謂近時也蓋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即用此事而

云北叟者以下漢書敘傳引此文塞作北塞上之方人蓋耳乃顏師古注

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

漢書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叟塞上叟

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竝作北塞上之。

人。則文為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兩

矣。下則文近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入。兩

漢書注。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之

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之

矣。誤。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

為福乎。王氏曰。今本何遽不為福。本為何遽不能為

福乎。福能與乃同。言何遽不為福也。下文云。此

何遽不能為禍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何遽不為福

執文類聚禮部御覽禮儀部竝引作何遽不為禍。又

作何遽不能為禍。亦引增。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馬良。其

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

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控弦而戰。注控張

也。王氏曰。今本控作引。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

通賦注。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而戰。又藝文

類聚引此有注云控張也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

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

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

忤於心而合於實者王氏曰今本不害當為不周隸

不必周於今之人乎王注周合也汎論篇曰苟周於事

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魑命匠人為室之言

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

不字故刪去高陽魑將為室注或曰高陽魑宋大夫問

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

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魑曰不然夫木枯

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

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訇然善也

而後果敗注訇高壯貌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

者也文王相合凡有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

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何謂虧於耳忤於

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注靖郭君齊威王之子

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

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

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

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

敢以死爲熙注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

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

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見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注三國韓魏趙也。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注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注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之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所聞。牛子曰。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何

謂貴智。

王氏曰：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為而。

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為貴智乎？下文張孟談

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

無為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為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謂貴

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患不解，則與何謂貴智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無害子曰：臣

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

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王氏曰：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

同。一例。今本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今刪去。牛子不聽

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

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

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

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周於君。有義行也。俞氏曰。今

本心調於君。調當為周。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

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今據改。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

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注。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

蔽也。然而冠。宋本作戴。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

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

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貴也。

王氏曰。今本天下之所賞。賞當為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

也。是其證。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今改正。百言百當。不若擇趨而審

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

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之奈何。咎犯曰。

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

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雖多得

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愉利。後亦無復。君其正

之而已矣。俞氏曰。今本愈。利當為愉。利愉。古愉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也。

云愉音偷。是其證也。謂雖偷可後將無復。今據改。於是也。呂覽義賞篇云。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今據改。於是

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

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

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

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一時之

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王氏曰。先音昔。薦反。後人誤讀為悉。前反。遂改為先。一時

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今據御覽兵部所引。改正。呂覽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

其乎亦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

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王氏曰今本城下緣木而處御覽兵部引城下作城

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竝作城中今據改襄子謂張孟談曰城

中力已盡糧食匱注匱乏也武大夫病為之奈何王氏

曰今本糧食匱乏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乏字蓋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相對為文則

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大夫病按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

通謂士為武韓子作士大夫贏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醜聞倫曰請

無罷武大夫而鼓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御覽作武夫

夫皆病而但言武大夫則偏而不舉矣今改正張孟

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王氏曰道藏本

本依趙策改伯為士皆非也吳語云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

而劉據以改本書。而莊本從之。謬矣。御覽引此作無。為貴智。韓子作則無。為貴智矣。皆無士字。今據刪。

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注潛行伏出也。乃

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

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矣。旺氏

本君為之次。君上脫二字。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為之次。又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

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今據增。不及

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

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

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

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謀。陰與之期。

張孟談乃報襄子。至期日之夜。俞氏曰。今本其日當作期日。方與上期字。

相應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趙氏殺其守隄之吏。十過篇正作期日之夜。今據改。

決水灌智伯軍。王氏曰：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御覽引

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今據增。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

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

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

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

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

故老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

可賞，或有功而可罪，何以明之？家立按：上文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

可賞何以明之。此三句應與之同方爲一例。今本可賞
可罪。下衍兩也字。又脫去何以明之四字。按上下文
皆以明之四字。明矣。此由寫者之脫落也。今據上下
何以明之四字。明矣。此由寫者之脫落也。今據上下

入文增。西門豹治鄴。注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

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

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

子能變道則不能將。加誅於子。王氏曰。變道謂易

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

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文不成義。御覽治道部。西門

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爲

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

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

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注甲鎧也括箭也再鼓服輦

載粟而至注服駕牛也輦擔也王氏曰今本負輦粟

據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

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

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輶輦者必

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並稱服輦許注訓輦為擔於

故書輦作連周禮鄉師鄭注連讀為輦連管子海王篇

行服連輶輦者服連即服連玉篇連也廣韻連擔

今皆作輦知今本輦字乃後人所改一注訓為文侯曰

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

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

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爲東封。注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
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
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
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疆耘。秋以收斂。冬
閒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

休息也。王氏曰。今本暑以疆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疆耘。春夏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不

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依御覽引作又伐林。民以與而積之。又字承上而言。作以則義不可通矣。

通。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

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

鼓弗能下。注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聞倫曰。鼓

之。嗇夫聞倫知之。注：鮑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從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而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注：孟盟，百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注：蹇他，弦高之子。相與謀曰：「師行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注：三

率秦將孟明西乞白乙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注先軫晉大夫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注發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詔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已討有罪。遣卒戍陳。注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及還而不

賀。王氏曰：今本反還而不賀，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為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

引。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御覽兵部改。莊王曰：陳為無道，

寡人起九一作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

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

田中，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王氏

曰：今本牽牛蹊人之田，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文乃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按宣十

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語而即云：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矣。此後

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改此而不自知其謬也。

政之以誅罪人，遣人戍陳。王氏曰：今本興兵而攻，本

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政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

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諸。侯。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御。覽。引。此。已。誤。今。訂。正。

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注

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

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

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

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

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

土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

就也。注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王氏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非其

名者勿就無別當即是此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

大利者後將為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今改正。無功而富貴

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

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

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

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

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王氏曰今本量力作積力。此後人以意改。

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作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

十九御覽治道部引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
此皆作量力今據改

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隕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粱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禍之。或毀人而乃反以利之。何以知其然也。費无忌復於荆平王曰。注。費无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注。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

僻遠也。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令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於王側。注伍子奢遣人說於王之左右。許注按

遣說於王之左側。按左右曰側。側乃右之譌字。蓋涉正文而誤也。遣下應有人字。文義方明。又據正文而

增補焉。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无忌，无

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譽人而適禍之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注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

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注孟嘗君封於薛也。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而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

王氏曰。今本黍粱作黍粢。此涉上文而誤。

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粢爲食之。

粗者。賈逵注。晉語云。粱食之精者。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粱。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豢黍粱五味。

之膳。是其明證也。且粱與良爲韻。若作粢。則失其韻矣。臣故思之。此所謂毀人

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彼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十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

以爲遲也。今乃反以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明於分

也。王氏曰。今本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義不可通。上文曰。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

即其證也。因改訂焉。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

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攫矚索之。注離朱明目見

物捷疾。攫矚善於搏拾物。二人皆黃帝臣也。王氏曰。矚與掇

通。矚上當有攫字。脩務篇離朱之明。攫掇之捷。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

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今本注曰。離朱明目捷矚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正文脫攫字。注

文脫誤尤多。今依脩務篇注改正。劉績不能釐正。乃於正文矚上增捷字。而諸本從之。與脩務篇不合。非

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注忽悅

黃帝臣也。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

重戒。禍乃不滋。注射象也。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

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燭火在縹
 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
 能塞也。及至火燔孟諸而炎雲臺。注孟諸宋大澤雲
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
 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浼者多矣。注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曰。注諸御鞅
齊臣簡公齊君陳成常宰予。注宰予孔子弟子仕於
齊。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
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殺宰予於廷
 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慎微之所生也。李氏

陳成常即陳恒。與之相憎者為闕止。事見哀十四年
左傳。闕止字子我。傳文數稱子我。宰予亦字子我。後

人遂誤以為宰予耳。正文與注俱誤。又闕止之亂。陳恒執簡公於舒州尋弑之。傳文甚晰。非即弑於朝也。

宰○俞氏曰。今本作攻宰予於廷中。攻乃殺字之誤。殺予弑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廷殺宰予。是

其明證。○家立按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上文云聖人敬小慎微。此承上而言。則敬小下亦當有慎微二

去。字。今本脫補。魯季氏與郈氏鬪雞。注季氏郈氏皆魯大

夫郈氏介其雞。注介以芥菜子塗其雞翅。而季氏為

之金距。注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

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

曰。注傷毀。譖也。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注時

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山家札記曰。鍾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竝作二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

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為列。此二人乃二八之

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皆六佾可知。季氏大

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

之當作二八明矣。文昭按：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八人，太平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楚辭

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其餘盡舞於季氏

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

駒。注：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

一。注：三家，孟氏、叔氏、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

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孟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

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

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王氏曰：今本雞足作雞定，字之誤也。當依劉本作雞。

足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鬪雞爲之金距故曰禡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爲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爲麟之定故蔡女蕩舟齊師侵楚注齊桓公與蔡

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不聽公怒歸之蔡蔡人嫁

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

公遇弒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

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出走家立按今本作魯昭公出走王氏雜誌謂衍公

字此皆四字爲句如上文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王刪大字是也俞氏平議謂郈昭伯乃大夫不應稱公

又云魯昭二字以上文簡公例之應作昭公按此乃論斷之體如文中銘贊之類不必拘拘於字句參差

也今仍依正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注楚大荆也禍生

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

於指其痛徧於體故蠹喙仆柱梁蟲蝨走牛羊此之

謂也。

劉氏曰。今本蠹豕割梁柱說苑談叢篇作蠹豕。此作豕者誤。割梁柱亦當

作仆柱梁。與羊爲韻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

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知務焉。則未可與

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

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人也。從者三人皆

霸王之佐也。注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也。遇之無禮。

必爲國憂。曹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

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

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

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禍患之所

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

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網羅。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翬也。

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注塘隄也。言隄

之有萬穴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此注。室有百戶。閉

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必於隙。劍之折。必有

齧。注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王氏曰。陳氏觀

樓曰。聖人見之。密密當爲蚤。字之誤也。太宰子朱侍

飯於令尹子國。注子朱子國皆楚大夫。子國啜羹而

熱。援卮漿而沃之。王氏曰。今本投卮漿而沃之。下既

堂書鈔。酒食部。引投作援是也。援引也。謂引卮漿而

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御覽。飲食部。所引與書鈔

同。唐余知古。諸宮舊事亦同。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

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

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注郎尹

主郎官之尹也。故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

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王氏曰。今本仕

下脱十二字。仕與士同。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

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

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

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即辭官而去。可

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

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

既成也。則奮翼揮攢。凌乎浮雲。注攢六翮之末也。背

負青天。膺摩赤霄。注赤霄飛雲翱翔乎忽荒之上。析

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

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

至乎下洞庭。注洞庭在長沙。驚石城。注石城在丹陽

經丹徒。注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注潮水涌起。還者為

濤。陶氏曰。大藏音義。引此注作波者。涌起。遷者為濤。又引作海水涌起。今注作波者。涌起。誤。因據改。說

文無濤字。大藏音義。入十三。引說文。舟航。一日不能

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

慮於成事之內。故禍患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

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

辨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

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

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

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注牛缺隱士奪其車馬解其橐笥挖其衣被注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所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而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足。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

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注挾鋪也。秦使博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於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注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梁氏曰：史但言蒙恬而翁子之名不著。案史始皇初年有將軍楊端和及并天下有五大夫楊繆，所謂翁子者，繆乎端和乎抑別一人也。西屬流沙。注起隴

西臨洮縣。北鑿遼水。注遼水遼東。俞氏曰：北擊遼水擊字無義，疑擊字

之譌。爾雅釋詁：鑿，盡也。言北盡遼水也。東結朝鮮。注

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鑲之。又利越之犀角象

齒。翡翠珠璣。注翡翠赤雀翠青雀，負者爲珠，類者爲璣。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注屠睢秦將一軍

塞罽城之嶺。注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

疑之塞。注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注番禺在

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注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

之水。注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饒

注監祿秦將王氏曰今本監祿下有無以二字後人

入越是其證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又以卒

鑿渠而通糧道。注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也以與越人

戰。殺西嘔君譯吁宋。注西嘔越地譯吁宋西嘔君名

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

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

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王家立按困學紀聞引秦南王傳伍被曰尉它知中國窮極使入上書求女無

節謂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全氏謝山注云史記無

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

五千入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

發謫戍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西

嘔君乃西甌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卽甌也又

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

胡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南攻越是時秦禍北構

於於胡越當此之時。男子不得循農畝。婦人不得剡麻。

考纒。注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注箕

會以箕於衢。會斂也。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

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注戲

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之。若折槁振落。遂

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故知築脩城以備亡而

淮南集證卷十八

天中華書局聚

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知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

難之從中發也。夫烏鵲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扶

枝。注扶傍也。陶氏曰初學記天部及御覽引此注同。說文傍近也。謂近枝也。太平廣記四百

六十一引此去喬木巢傍枝亦作傍大人過之則探其殼。嬰兒過之則

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

智也。或爭利而反彊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

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注

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

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注宰折睢傅之姓

名莊氏曰御覽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

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

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

哀公默然深念，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俞氏曰：隤然，今本作憤然。

字之誤也。周易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隤安也。馬注：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

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隤為憤，猶彼誤噴為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

從賁之字，往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

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

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也。注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

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

可與反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

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於東野，馬失與佚食農

夫之稼。

王氏曰。今本孔子行遊四字不成義。此本

言之。御覽地部引此。正作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即承此句。

使子貢往說之。畢辭而不能得也。

王氏曰。子貢上御覽引有使字。卑辭

當爲畢辭。字之誤也。畢辭謂盡其辭也。御覽引作孔畢辭而弗能得。呂覽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也。

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

九韶樂飛鳥也。注太牢三牲。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

也。乃使馬圉往說之。注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

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

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

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注延露鄙歌曲也。王氏

無本不若此延路本陽局按不若此字因上文若此其

以上文發陽阿而誤為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不聽之曾

都賦月賦舞賦以相唱和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

賦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行吳都非

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

通者聖人不爭也注暢申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

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

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

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周氏曰今本周誤為同不

明篇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

誤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

厲謂楚莊王曰。注王孫厲楚臣也。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也。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菜杜葑。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則不能保其芳矣。注申菜杜葑。皆香草也。滌。臭汁也。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令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猶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實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

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仁而滅，燕子噲行義而亡。注：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注：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注：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

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可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注：宮人宦侍也。故善

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

王氏曰：今本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

舍不同。逆順在君。兩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

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兩

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趨舍同。誹譽在

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是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時語意正與此同。

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注狂譎東海之

士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為飾虛亂民而

誅。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

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徑於世

矣。王氏曰。今本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徑或作徑。因

誤而為任。文子微明篇作即有以知天而不知人。則經於世矣。經徑古字通。經亦行也。知天而不知人。則

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游。單豹倍

世離俗。注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帛不食五穀。

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立家

按今本絲帛作絲麻字之誤也。帛與穀色爲韻。若作麻則失其韻矣。且不衣麻將何衣乎。是以知其誤也。

張毅好恭。注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

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

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

故直意適情。則堅彊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

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

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

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

陷。所以貴乎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

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飲非犯江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

焉。王氏曰。今本犯河中之難。河當爲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覽。知分篇。今據改。

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通。喟

然有志焉。注田子方魏人。通道也。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

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爲也。束

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

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

螳螂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

公曰。此而爲人。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戴之。注隱哀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注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注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日。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暘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注武王哀暘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王氏曰。今本九夷歸。

下有之字。天下懷下有其德二字。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懷下本無此三字。御覽疾

病部引此作九夷。順天下懷。卽無此三字。今據刪。俞氏曰。按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

曰當此之時得祿越下注云楚人樹上大木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

之越越古同字而前後異說可證許高之異也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

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畢死感於

恩也王氏曰御覽疾病刑法二部引此作戰士畢死感於恩也

樓曰戰武士必其死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陳氏觀

引書皆謂士為武戰武即戰士也故御覽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

敖作期思之陂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

尹也注雩婁今廬江是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楚國

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注辨次第也次第擊劇之賞罷

勞各有等也齊等也或曰子發辨築擊之劇設勞佚

之節是以楚國知可以爲兵主齊同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擾焉。察其所
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
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
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
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注衛君衛侯輒也。吳
王夫差也。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
君聞之。注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
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
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

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

王氏曰孰何也言何

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朱東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今刪去。

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吾奈何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者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

爲著龜。注以爲著龜言卜朝吳之吉凶也。家立按今本著龜下

有兆字。宋本兆字在下句。今朝於吳而不上義。均不可通。乃衍文也。今刪去。

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

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

室而大。公宣子諫曰。注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

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

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

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

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注昭穆先君之宗廟爲

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

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

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

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

其欲也。家立按今本非江河魚不食也。江河二字義不可通。此涉上句臨河而釣致誤也。今刪去。

及至良工執竿以投。而環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

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人有無奈何。注言物皆可術

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

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

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

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弗類之而是。或若然而

不然者。或若不然而然者。王氏曰。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為

臣妻為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若不然而然則義不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然而然。則義不亦通矣。下文何謂不然而然者。然。諺曰：鳶墮腐鼠而虞

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者，梁之大富人。也。注：梁今之

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盛金錢無量。財貨無訾。升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

博上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揜而笑。注：射朋。張上。棊中

之以一。反兩也。家充盈。殷盛積博其上。作擊博其上。

射朋。張中反。兩而笑。作射明瓊。張中反。兩揜魚而笑。疑今本富字涉上富入而誤。積字則因聲而誤。朋字

義不可通。疑即明之誤。又脫瓊字。反兩下。莊氏據太平御覽所引。疑有揜字。云音揭。今按秦氏恩復所校。盧

注：列子云。按釋文云。揜字真經本。或作魚。大勝而笑。今

本揜魚是多。一字也。據義引作。反兩揜而笑。與秦氏

許說合。知今本固脫去。揄字矣。今依列子御覽改訂。又

誤張湛注云。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

史博經云。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大投。謂之瓊

分功。集解云。投瓊也。索隱云。言夫博弈。或欲大投。則投

其瓊。以致勝是也。瓊又作熒。顏氏家訓古者大博。則投

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究即熒之誤。

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

辱我以腐鼠。此如同。而不報。無以立矜於天下。注矜

勢也。列子曰。說符篇。矜作務。與勢義不相近。字之誤也。

讓。汎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

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即立謹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

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

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曰御

覽引此文云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滅其家下為墮腐鼠而虞氏以亡此處必有此十字

列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脫之耳

證也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弗類而是屈建告

石乞曰注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白公勝

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

家無筦籥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

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

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注子椒子期

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

不然者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

令前王氏曰今本決於令尹前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御覽刑

法部引此無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

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注盤辟也子

發得罪辟於威王俞氏曰今本盤罪二字甚為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服與般相

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服本或作般並其證

也服誤為般因又誤為盤耳服者負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為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

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誤刑者遂襲恩

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注踣足

蹠足也曰子發親決吾罪而被吾刑吾怨之慙於骨

髓注慙痛也王氏曰今本親作視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即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

說左篇載子臯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臯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彼言親跖子

足此言親決吾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罪其義一也

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

者也何謂若不然而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

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入春秋之貢職

委社稷效民力居為隱蔽而戰為鋒行王氏曰韓策云韓之於秦

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語意正與此同今本禮甚卑

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

差於姑胥注孤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

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

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

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

搏雉也。必先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王氏曰。今本搏

為弭耳當為弭毛。弭字因弭字而誤。為耳後人又改弭

來也。御覽人專部獸部引此。並云。夫狐之搏雉也。必

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覽決勝篇云。若狐之

搏雉。俯體弭毛。即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雉見

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今據改。雉見

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注植睹枉尾

李氏曰。植睹之為枉尾。未知所據。睹或當為耆。耆即

鬻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郭璞曰。鬻背上鬣也。此

言植耆者亦言植者之確證。作植耆者蓋由不解耆之

狀身如植耆。此植耆之確證。作植耆者蓋由不解耆之

義而意改之也。注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

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

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

可不察也。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八